

57X

52

28

漢書列傳二十五卷

漢書曰平陽侯曹壽
向武帝姊陽信長

其意也
侯表並無之未詳
後然參傳及侯功臣
功侯當是曹參之
即古壽姓曹為平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

侯之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妻衛媼通索隱

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

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妻衛媼

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

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

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

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為

衛氏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媼長女

冒オホフ
侯家指平陽侯之家也

入本下又

建元武帝年号也

衛孺書云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身第步廣徐

日步一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

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

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顛氏云

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有一

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

奴之生得毋答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

騎從平陽王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

堂邑太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

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

往

君

拜

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索

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交騎郎公

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

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

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

上召貴擊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

天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

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

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

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工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

得本乍當

人

得得脫歸皆得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
 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
 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
 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一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
 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索隱曰高闕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
 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
 正義曰今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
 夏州也
 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青校尉張次公有

蘇青傳

籍音精亦

車六居輜側其又
國六尊

領本乍嶺

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
 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
 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故興師遣將
 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
 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高闕獲首
 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
 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
 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絕梓領梁北河如
 日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正義曰蒲泥破符離晉灼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也

已上

三

王號○索隱曰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二千七十一級
崔浩云北塞名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
張晏曰伏於蔥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生口問之知虜處獲得衆類
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金甲兵而還益封青二千戶其
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黃曰友者太入略鴈門
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二萬騎出
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沮為彊
弩將軍大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
皆領蠶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
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

精青博

酒

逐一作追

即一作因

千漢書作干

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
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
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
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類云裨王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
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
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天子曰大
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
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正義曰口浪反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
安侯青子登為發千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

義曰校者營壘之
和故謂軍之一部為
一校也

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
封臣青臣青子在繼保中正義曰極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強小兒被也
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二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
士力戰之意也仇等二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急諸
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
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索隱曰領祕監云傳領也五百
人謂之校小類云傳音附言敖撫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千五百戶封敖
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號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都尉韓
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吏○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名漢書作寘渾
寘音田至匈奴古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博搏擊也小
田

漢書

涉漢書作涉

類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 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領侯騎將
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郊侯
徐廣曰郊宜作奔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窖字林云大下卯与允下卯並音匹孝反輕車
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
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
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
虞為隨成侯以千二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
李息及校尉且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二百戶
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
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

前將軍趙信也
擊手本下急

自歸注見中德相傳
歸首於其大將軍也

封禪書云周霸在
議封禪中也

當云何師古謂也
折其派法何至也

解勝 顏師古云肺腑親也亦腹心也

大將軍姊子正義曰
徐廣云姊即少兒漢
書云其父霍仲孺先
與少兒私通去病及
衛皇后尊少兒更
為蒼事陳掌妻
也

大將軍以下漢書別
為霍去病傳
漢書大將軍下重有
大將軍字

正義曰票姚勁疾之
荀悅漢紀作票鴉字
去病後為票騎將軍
尚取票姚之二字今讀
飄遠則不當其義也

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即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
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
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
將軍信并軍二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
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擊匈奴誘之遂將其
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
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張晏曰正軍
長史安正義曰律都軍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
封禪有周霸建隱曰案郊祀志議當云何師古謂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禪將
故知儒生也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

獨有傳

小敵之堅禽也師古言眾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表盡也

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
餘士盡不敢有一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
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
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
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
自裁之於是見為入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
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
符天下所奏事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入塞罷兵是
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
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年十八幸為天子
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文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

曰服虔音飄搖大類案首漢紀作票鷄與輕勇騎

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

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於是

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其

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

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生捕李父羅姑比索隱曰案羅姑比

弟產即大父之名李父名小類云比類也案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

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

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云

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

正義曰大父行胡郎及
又胡浪及謂祖父行流
捕李父羅姑比
漢書之義如此
漢書注李父字弟
字未詳大父作弟

上者武帝也

衛皇后字子夫青姊也
外戚傳云及衛后色
衰趙王夫人幸有子
為荷王王夫人早卒

為

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

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

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

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

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

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

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飢軍得以無

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

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

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正匈奴有絕幕之功始置驃騎
將軍位在二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與馬鬣白

與輕勇騎

情青也

親聖

色一日將萬騎出隴西有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

踰烏盩漢書音義曰討邀濮索隱曰邀音速漢音卜崔

是國名也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懾者

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

子徐廣曰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

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

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

有其蘭姓者即其種義曰全甲謂具足不失

也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主○索隱曰案益封去病二千

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

張騫即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即中令

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

數萬騎圍即中令即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

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

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

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

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

月氏本居燉煌祁連間餘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即

為祁連山河西舊事謂白得首涂王張晏曰胡王也

山即天山祁連恐非也反涂音徒漢書云揚武平得

單于單桓苗涂王此文省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

正義曰金甲即鐵甲也
能誅斬也

以金人

李廣傳

李廣也

兵引 本作引兵

樂音鹿

得手

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

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

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類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

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為是也。正義曰率

音律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

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漢王正義曰速

捕稽且王索隱曰且音子余反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

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王

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王

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

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

為號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為號。從

號驃騎將軍捕呼于闐王索隱曰案三王子以下十一人

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

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

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

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

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然亦敢深入常與

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

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遲留由此驃騎日以親

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

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

漢書作者

三十八

3

一本元遣使天子書
集案謂先於邊境
要漢人言欲降漢也
師古曰先為要約未
言之於邊界也

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
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要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
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
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
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
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
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
降者數萬號稱千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
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索隱曰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在平原
封其裨王呼毒尼文頓曰胡王名為下摩侯鶻庇為煇渠侯徐

衛行驃騎

麾

雜

漢書作調錐

師古曰明字與此同

牛特古奔字

漢書曰咸牛特於率

率水律二音

主本作王離遭也

漢書與作興

師古曰重興軍旅旁

及北河沙塞之表可
得寧息無憂患也

曰一云篇管○索隱曰漢書雁作离庇音必二反又音
疋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煇渠封僕明至三
年又封鶻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禽黎為河綦侯徐廣
所以○正義曰煇渠表作順梁徐廣曰一作綦離也○索
一作鳥○索隱日案表作鳥黎大當戶銅離徐廣曰徐注与漢書功臣表
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調字又異也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戰眾萌
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驍晉
日獍音欺譙反○索隱曰說文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
獍作捷行疾貌悍音胡旦反國之主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服仍
與之勞爰及河塞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庶
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

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

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上郡朔方

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

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

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字少

能至故輕易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

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

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

輕番一詞
師古曰言輕易漢軍
故番而去也一曰謂
漢兵不能輕入而久
留也
踵軍
師古曰轉者謂運輜
重也踵接也

唐書

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

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王爵趙食其為右

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

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

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

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

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孫吳

騎會日旦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

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

繞

即中令李廣
太僕公孫賀
襄曹襄
大將軍衛青
師古言收虜取漢
軍人馬可不費力故
言坐
師古曰送輜重遠去
令處北也
見單于兵陳而待
漢書家言如此
師古曰為行陣而待也

日有巾有蓋謂
之武剛車也
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

野言贏驢種馬子
堅忍單于自乘善
走言羸而江騎隨之
也冒犯也羸音來
戈及冒莫克反
如于女居反

利溥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
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二蒼解詁殺傷大當
索隱曰以言所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
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
遲明正義曰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
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而猶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捕
斬首虜萬餘級遂至賓顏山趙信城徐廣曰得匈奴積
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
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
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

欲報天子也

驃騎去病也
車重下音直用反
師說曰案地理志代為
北平各一部然則可
讀代及右北平
漢書多有於字
漢書作華允
師高輕齋者不以韜
重自隨而所齋糧食
少也一日齋字與資同
謂資裝也

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
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
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
自立為單于索隱曰公谷音祿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
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
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
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
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
所降士有約輕齋絕太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
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
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
以誅比車者

谷蠡

歷涉離侯
劉曰涉離侯山名也
陸曰蓋單于之將卒
王知旗鼓者或云歷
經也離侯山名也
貞曰按漢書作度難
侯小顏云山名歷度
之考漢書師古注無
歷度之三字集義我
願秘監云難侯地名
歷度之也

漢書作興城
師古音等
其字從木

侯漢書有之
軒居言反

漢書家点如此
為官

閱

曰王號也。索隱曰案斬獲旗鼓歷涉
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難侯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
字讀如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
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
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為壇於山上登臨翰海張
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卓行
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
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
不失期從至禱余山索隱曰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

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
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
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主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
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以千三百
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乘利侯
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從驃騎有功益
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
賜其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
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

曰敢李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曰案軍吏卒為官賞

廣子也

正義曰字屬下句以
位字冠大將軍驃
騎者明二將軍皆兼
大司馬以其功等百官
表云元狩四年初置
司馬冠軍將軍之
考顏師古云冠者加
於其上為共一官也

孫武吳起也

師古曰省視也不恤視也

師古曰梁粟類也米
之善者也重音直用
師古曰振者舉也
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

大將軍者衛青也
善本下喜

師古曰送其葬所以
衛之也屬國即上所
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
者也玄甲謂甲之黑
也
五郡者隴西北地上郡
朔方雲中

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

馬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

其官又少自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驃騎將軍皆加此官定令驃騎將軍秩祿與

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

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驃騎將軍為久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質重

不泄其行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天子嘗欲教之孫吳

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

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

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

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

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

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蹇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

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正義曰按蹇蹋書有域

為戲故云鞠戲音巨六反。正義曰按蹇蹋書有域

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

材力也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久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

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

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

玄甲鐵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

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
在茂陵東北與甯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
有豎石前有石馬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相侯蘇林曰

師古曰省視也

嬪音善

宜春侯者衛青之

子也

耐金解在漢書武

帝紀

冠軍侯者去病也

平陽室武帝姊也

仇

也相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關土服遠
 曰相。索隱曰案景相兩謚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關
 土服遠是廣地之謚也。以去病平生有武藝及子嬪代
 廣邊地之功故云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相也。子嬪代
 侯音索隱曰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
 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
 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仇坐法失侯後五歲仇弟二人
 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耐金失侯失侯後二歲
 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為烈
 侯子仇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
 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
 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

尚平

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
 尚故稱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
 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
 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
 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二子為侯二千三百戶
 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
 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
 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
 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
 蘇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
 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其先胡

侯

為下自

帝普教及

一無四歲字

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坐法失侯

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

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

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鄂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

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

鼎六以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二千餘里無功後

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

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生子敬聲與陽石公

主奸徐廣曰陽石為坐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窰正義曰之栗反今慶

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

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

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無人後五歲以校

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

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

當斬贖為無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

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杆音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

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亡士卒多下

徐案水名在朔方

更當斬詐死詐死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擊坐妻為巫
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沮雲中人正義曰今岷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

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

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

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

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

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公隆輕車武射也以善

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

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云翦侯失軍當

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

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

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

後使通焉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殺音脫

將軍趙食其殺羽人也索隱曰縣名在焉胡殺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羽音胡○正義

曰上郡海反雍州同官縣本漢殺羽縣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

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迭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

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

功為龍領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

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

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搖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

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封

即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

將軍荀彘大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書御求見也侍中為校

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

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

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斬捕虜首十二萬餘級

及浞野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

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

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

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分州以右北平

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

者

三十四

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今勝州

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

失侯後一歲為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水無功後二歲

徐廣曰元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

至為浞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

兵八萬騎圍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

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

後坐巫蠱族

破奴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

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

於此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

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驃騎亦與音預

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

君子豹變

貴賤何常

青本奴虜

切齒

三

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

忽揔戎行

姊配皇極

身尚平陽

寵榮斯僭

取亂尋章

剽姚繼踵

再靜邊方

衛皇后字子夫

去病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漢書列傳二十八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

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二十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又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

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

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

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劾

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廼病免歸元光五

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

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

三與牧豕
李執定志春秋多
佳類之中集義所引
有羊雜記八十五篇
元春秋二十三家九
十篇有太史四篇

正義曰其策
漢書列傳此節
在緣飾字上也

言不於朝廷顯辯
謂之
附言求空隙之暇

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
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
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
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又恢奇多聞常稱以
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希被食不重肉
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
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
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
文法如衣服之有領
緣以爲二歲中徐廣曰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
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汲黯先發之弘推其

所

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
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
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
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
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
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
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
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
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為不可不敢
逆上耳正義曰願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
以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

上

古曰三婦取三姓女也
中人謂嫁曰婦
擬正義曰音儼借也

漢書
一曰元近也

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
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
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
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
於君相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
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此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
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
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
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
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駟案漢書高成之
日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駟案漢書高成之

平生故交也
音牛向反
淮南王安衡室賜二
淮南厲王長子
南厲王長者高帝
子也
古曰由從也

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與皆以列侯為丞相
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為平
津侯丞相始也弘為人意思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弘外寬
也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
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
言不兼味也脫粟纒脫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
穀而已言不精鑿也
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
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沮佐明
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
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
由君臣若一朝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
病死是竊死也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三

之勞
以質字至屬下
初本作疾

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二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久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天孝鑒二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

古曰惟思也知智治道也

古曰問言有空隙問讀曰閑

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索隱曰右亦上也言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廼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補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弘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凡為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遺錡野令史成請公車論為成

天書列傳子雲之上
心動曰短長術異於
國時長短其諾
謀用相激怒也
長也漢書張湯
傳証

曰元始中詔復
弘後為閹內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
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
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
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
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
留以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
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
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
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

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若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古主兵之官有軍陣用兵之法

古曰春秋為陽中其
其行金也金木兵器
治兵也蒐索
取不厚者猶應
振整旅
重師古曰重難也

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
還師振旅之樂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
春秋少
陽少陰氣弱未全湏人功而後用上無法之教而後成
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
不亦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
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
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二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
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易舉難
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

鳥

始

猶音
先全
未全
作全

臣而便

快本下中

古曰運載芻粟
其疾至故曰飛芻
輓謂一車也音

不睡漢書作黃睡
古曰黃睡二縣名
並在東萊言自

君曰轉輸至此
也睡音直瑞及之

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
非民父母也靡敵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靡音繁弊猶

也潤弊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
爲境地固澤鹹鹵徐黃曰澤一作并黃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

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震師十有餘年死者不
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

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

睡徐廣曰睡在東萊音維○索隱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
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敵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

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
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

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
威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

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
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繫虜單于
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

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
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

嘗

蓋或作益

平城之圍漢七年

即古搏擊也搏人

陰景言不可得也

自

固大正百

脩本乍循

方師古言思
失其常

師古此周書者本
尚書之餘

嚴

徐樂本乍其詳

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虐夏
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之
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
民彙散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
國交求利已
若章邯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
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
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
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
音岳嚴本
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徐樂曰臣聞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

八徐嚴傳
牙柄也見于真韻又收文欣韻漢書項籍傳曰鉏耨棘矜服度以鉏柄及棘作牙種也

曰服說非也樓摩田
器也棘戟也牙種同
謂牙鉏之把也佳者
秦金兵刃陳涉起
時但用鉏耨及戈
戟之種以相攻戰也

師古據謂侵取漢

世是也陳涉無才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
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
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
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
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
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
七國謀為天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
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
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
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

晉師古曰難師古曰
晉師古曰難師古曰
晉師古曰難師古曰
晉師古曰難師古曰
晉師古曰難師古曰

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尾解故曰天下之患
不在尾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
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
天下雖未有天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
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身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
為亂乎哉此一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
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
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妥其處者矣
不妥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
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

師古曰自若者言如
其常於所廢損也

宿師古曰也

資一作質

之名一本元
可一作不

師古曰服事也

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
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
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惟悵之私併優侏儒
之笑不多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
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
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倖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
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
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袞攝袂而揖王
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土不成其故足以安妥則
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

鍾

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
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
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
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
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
擊轂介冑生蟻蟲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
鑄以為鍾虡索照曰虡音巨鄰氏本作鑄音亦同也示不復用元元黎民
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

其甚

蜚芻 軌粟

刑罰溥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為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
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
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
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
蜚芻軌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佗尉官也他趙他音徒何反屠睢人姓名睢音雉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韋昭曰監御史名祿
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道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
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
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

三九四

舉陳

師古曰長官為一官之長者

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

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勝廣

齊景騎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

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

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

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

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即降羌棘

略濊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棘音白比反又皮建

濊州地名即古濊州也音紆廢反

城呂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燔燒也議者美

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

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

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

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

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

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

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

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旁脅諸侯

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

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亦

也

也

也

矯師言矯番使直也控列也

漢書作帶脅諸侯

如古曰帶者言諸侯

也於郡守譬若佩帶

習也習謂其威

力足以脅之也一日帶

在脅旁附着之義也

封

本元稱字
三人者主父偃徐樂
嚴安也

地 偃

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
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
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
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
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他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
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
史記相承關脫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
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
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
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
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

王劉澤者高祖從
昆弟也王燕二年薨
為敬王子康王孫
定國與父康王姬奸
小妻為姬元朔
封人昆弟上書
其言定國陰事以此
竟詔下公卿會議
當誅上

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
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
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
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
令諸侯王分
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
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發滑此所謂不
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
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
大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
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死日久矣且丈夫生不

文國除

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蘇

偃

有王者厲王次景也悼
息王五世孫也主父偃從
各言武帝曰呂太后時
齊欲及吳楚時孝主
殺為亂今聞齊與
相亂天子乃拜主父偃
為齊相且正其事

燕王指定國也

趙王者景帝子字
祖自吳楚亂趙
遂滅王子趙以
帝政和元年燕死

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蘇

日按偃言吾日暮途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
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亦作暴暴者言已困以得申當須急
暴行事以快意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
也暴者卒急也

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

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眾

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

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

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

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

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

公孫弘傳

數

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

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

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

為偃居申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

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對者及齊王自

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

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

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合漢

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族

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

偃

其

常本
覽

收者唯獨汶孔車。徐廣曰孔車汶人也沛有汶縣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上方鄉文學招俊人以廣儒墨弘

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

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死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

故

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

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

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

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

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

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明也未有若效丞相平津侯公孫弘

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

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

從制沒贖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

減

羅本乍雜

至本乍于

將

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恭而
 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
 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
 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羅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至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
 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
 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
 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徵詣公車上名
 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
 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鶴之志也索
 隱曰索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遠迹羊豕之間曰遠
 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
 跡謂耕牧在於遠方索隱曰索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
 曰索公孫牧豕卜式牧羊也
 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索隱曰府庫充實而四
 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救生索隱曰索謂救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
 者故禮有蒲壁蓋或
 且績以為榮飾也
 見主父而歎息索隱曰索謂上書上曰公
 等安在何相見
 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

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磔出於降虜斯亦曩時
 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

漢書乍群士

試漢書乍板

飯牛齊用事見于

雖陽傳

即古滑稽替轉利之稱也滑稽也替礙也言其變亂無常礙也一說替考也言其滑稽不可考校也

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阜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平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

孫弘

六十而始見于上

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

平津巨儒

晚年始遇

外示寬儉

內懷嫉妬

寵備榮爵

身受肺腑

主父推恩

觀時設度

生食五鼎

死非時蠹

偃曰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

主父偃曰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榮爵指平津侯也
肺腑注詳于田蚡傳
願野王云肺腑腹心也
案田蚡為相若人之肺腑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
私曰今此贊曰身妻肺腑取字孫弘為杜而為腹心之忠臣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公孫弘者儒雅

漢書列傳六十五表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王

正義曰都貴州南海縣

尉佗者真定人也

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趙佗

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

尉佗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為縣在常山也

姓趙氏秦

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趙佗

時已并天下

略定楊越

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為楚收楊

越

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

置桂林南海象郡

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名曰南也

為南海鬱林象郡

地理志云

武帝更名曰南也

以謫

徙民

索隱曰謫音陟革反

與越雜處十三歲

徐廣曰秦并天下至

天下入歲乃平

越地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

索隱曰地理志

云龍川屬南海也

正義曰顏師古云龍川南海縣也

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

穿地而出即穴流也

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徐廣曰爾

古曰有罪者徙之越地與其主人雜居

二字本元

師古曰被加也

時未言都尉也。○索隱曰：管子曰：五刀反。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

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

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

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

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

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

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

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元。被之。行南海尉事。索隱曰：被。○索隱曰：被音皮。義反。

置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廣

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度嶺二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姚氏案地

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湟並作湟，音年。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案云：史記作雁，今本有湟。湟及雁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經云：含雁縣南有雁浦關，未知孰是。然鄒誕作湟，漢書作湟，蓋近於古。

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為郡縣之職，或假守也。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

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高帝已定天下，為

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佗為南

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

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

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

與牝。

師古曰：釋，置也。事。書曰：高后自臨用。之細士，信說臣別異。美出，含，女子。雲。夫外，起，今，鐵，田，器。而牛，即，予，予，之，物。

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

傳

蘇縣正義曰音尊又音獨薛綜云毒蠱以旄牛尾置馬頭也

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功也於是作

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

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隆慮縣名屬河內

音林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索隱曰案即陽山嶺也歲餘

高后崩即罷兵他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

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曰姚氏案廣州

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一使典王

交趾九真二郡即閩駱也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

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

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他親家在真定

南越討佗

師古曰言以威武加於遠方也

寺

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

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

越廼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

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

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

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棄犯長

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

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老臣妄竊帝

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

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

裸本乍裸

時

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纁陸賈
 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
 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
 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
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
 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
 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
 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
 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
 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

南越討也

行以驚動

漢書作王

行欲也

喜入寺之本点如
 此漢書家点
 行也室性院史
 記本点行之義也
 行之字欲之訓
 不詳也

即古風諭今朝

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
 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
 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生昔言事天子期無失
 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曰漢書悅作休入見
 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
 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
 立即藏其先武帝璽索隱曰李郁云藏其借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衛
 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索
姓出邯鄲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
 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

猶

古助令決策也

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
謚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末為嬰齊
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也少季名也及嬰齊
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
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
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
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
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
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
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

南越尉陀

銀起反

自置師古曰丞相

內史中尉太傅之

外皆在其國自

選置不受漢之

印綬

飭治行裝重寶

漢書家点如此

師古曰愈勝也

介

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
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寶為入朝具
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
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
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索隱曰索蒼梧秦王即下趙光是也有連者連姐也。趙與秦同姓故無素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
眾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
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
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持使者為介者間也。以言間持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持為介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五

以

則非也虞喜以介為因亦有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

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

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

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

發嘉見耳自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鉞嘉以矛

其弟兵就舍索隱曰案字林縱音七凶王止太后嘉遂出分

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

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

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

南越

南越

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

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

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邾壯士

屬穎川音古洽反。正義曰今汝州郊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

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

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徐廣曰為校尉與王太后弟摎

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

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

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

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慮計之意

慮

杖直 亮及 鉞音 介

明王嬰齊也
術陽侯 正義曰漢所封也

好 三
師古曰謾誰也音慢
音莫連反

赦本下詔
即古男政謂以兵力
相加也 正義曰謂譏密之臣事見春秋

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
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
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索隱曰案功臣表術陽屬下邳而韓千秋兵入
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
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案
南康記以為大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
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
安侯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姓 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
其子廣德為龍元侯索隱曰案龍元屬誰國漢書作龍元侯服虔作元晉灼云龍古龍字
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

等反自立晏如今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十
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往討之元鼎五
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滄
駟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索隱曰劉氏云匯當作滄漢書云下滄水也主爵都
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
張晏曰故越人為降為侯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
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
曰賴水流涉上也踏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
謂之戈出零陵或下離水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正
船也水東至廣信入鬱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因巴
蜀罪人發夜郎兵正義曰曲州協州下羊河江正義

樓松 漢僕也

伏波 路博德也

屬上 聖教以敵字

徵外東通四會 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

卒先陷尋陝破石門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

為歌也 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

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

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越人縱火

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

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

而入伏波營中擊旦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擊結也音力奚反結

南越野史

徐連及逮至也漢書犁旦為遲旦謂待明也。索隱曰

鄒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犁即比義不煩更釋

又解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推遲待也亦犁之義也 呂嘉建德已

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

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

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越之郎官都稽

徐廣曰表得嘉封為臨蔡侯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

日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祭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揭

陽令意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

諭駝駱屬漢索隱曰案漢書駝駱皆得為侯漢書云

告

道

為本乍置

侯

兵至降封為挑伏揭陽令為安
 膾侯在林監居翁翁為湘城侯韋昭云湘城屬堵陽桃安
 道膾三縣皆屬戈船下屬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
 南陽膾音遼也
 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
 浦交趾○索隱曰徐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
 廣皆據漢書為說
 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賢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
 慮難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
 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穆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
 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
 之轉譬若糾墨作纆

索隱述贊曰

中原鹿走	羣雄莫制	漢事西馳
越推南裔	陸賈騁說	尉佗去帝
穆后內朝	呂嘉狼戾	君臣不協
卒從剿絕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閩越王無諸

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閩

聲音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

氏

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此別云閩不姓騶也

秦已并天下皆

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小顏以為即今之

泉州建安也。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也

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

陽今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

主命弗王

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

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

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二年與帝時越功曰閩君搖

印古曰地各印侯官縣是也

多應助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在吳郡都東

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二年

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

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

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

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

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

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非屬於是

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非能救德非能覆誠能何

上初即位故不欲發兵也是甲蚡之意也

為

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

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

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

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

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從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

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為說至建

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

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司

兵未踰嶺閩越司鄧發兵距險其牙餘善乃與

將軍

以

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令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索隱曰劉氏縱音竅縱撞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索隱曰繇音搖繇者邑號丑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蠻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

樓船將軍楊僕
南越王建德也
為解師古曰解者
自解說若今言
分疏
楊恐陽仇雖然
正義索隱共作楊
未詳漢書作陽

立繇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粵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元

趙佗曰自稱南越武帝

司

距漢道號將軍馬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

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比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東南八十里

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二校尉是

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曰成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

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

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索隱曰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

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

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

若邪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關。正義曰

山蓋從如此耶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

漢越

終

橫海將軍韓說也

咸平作城

險狹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絡古正義曰錢唐杭州縣轅姓絡古名斬徇北將軍為

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

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

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徐廣曰亦東越臣與其率從繇

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

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

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索隱曰韋昭云在九江萬戶封

侯敖為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封越衍侯

侯敖為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封越衍侯

舊一本作奮

悍本作捍

戾

至初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校尉
 福為繚婁侯漢書音義曰音繚縈。索隱曰縈婁音縈。縈劉伯莊音紆。營反。福者
 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
 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
隱曰韋昭云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
 曰東越狹多阻闔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
 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大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
 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
 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封由此

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

句踐之裔 是曰無諸
 既席漢寵 寔因秦餘
 騶駱為姓 閩中是居
 王搖之立 爰處東隅
 後嗣不道 自相誅鋤

京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洺水汕水三水合為洺水
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案朝音潮
直驕反鮮音僊以有汕
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朝鮮正義曰朝僊二音括地志云高驪都平襄
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王蒲者

故燕人也索隱曰案漢書蒲燕人姓
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自始全燕時嘗略

屬真番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
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

二國以屬已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徐
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朝鮮為置吏

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

東故塞至洺水為界美書音義曰洺音滂沛反正義
曰地理志云洺水出遼東塞外西

南樂浪縣西屬燕王盧縮反入匈奴蒲亡命曰
海溟普大反

正義作主險臣瓚
云主險城在樂浪
也

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溟水。古
 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曰：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鄣。稍役蠻貊，真番、朝鮮、蠻
 夷及故燕、齊二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會孝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蒲為外臣，保塞外蠻
 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
 上，許之。以故蒲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
 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為郡。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驪，猶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二百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四十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傳子至孫，右渠正義曰：其孫名也。所誘漢亡

魏志云韓有帶方
 閩東西以海為限
 南与按方可四千里
 馬韓在西辰韓在
 中并韓在東
 按地志曰新羅百
 濟在西馬韓之地
 新羅在東辰韓
 并韓之地也

漢書東夷傳
 率

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
 關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曰：誘一作譙，說文云：譙，讓也。諭，曉也。誰音才笑反。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溟水，使御刺
 殺送何者索隱曰：即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正義曰：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溟水，何因刺殺也。按即渡馳入塞，州榆林關也。遂
 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朝鮮然，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元

魏志云韓有帶方
 閩東西以海為限
 南与按方可四千里
 馬韓在西辰韓在
 中并韓在東
 按地志曰新羅百
 濟在西馬韓之地
 新羅在東辰韓
 并韓之地也

西將楊僕苗也

縱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且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

朝鮮寧

本午城守

能漢書作得

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待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欲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使不能刺史與左將軍計

沮帥古曰也

征之正義曰漢書作正之是

韓陰漢書作韓陶

正義曰上至路人凡

四人

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

不知官紀故皆稱相

即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

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

將軍在漢曰也惟是

顏師古曰相路人前已
降漢死於道故謂
之降相最者子名也

溫本乍涅

微一作微

相嫉爭計

在史記上

謀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乘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

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

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

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天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

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

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

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

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曰凡五

紀故皆稱相啖音頰○索隱曰路人也戎狄不知官

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

朝鮮傳

將軍在漢曰也惟是

如海曰不能与无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

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

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

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

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音各降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曰最

也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屯

也封參為濶清侯韋昭曰屬齊陰為救直侯韋昭

音秋直音子餘反啖為平州侯韋昭曰屬齊長為幾侯韋昭

何東曰索隱曰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韋昭曰屬

軍徵至坐爭功相嫉爭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

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續為無人索隱曰屬

縣列

失番馬古起傳曰
至番馬建德嘉
城守樓船自擇便
處居東南面伏波
居西北面樓船攻
越人敵及駝更伏波
營中城中皆降伏波

海口縣之白度
海先得之

大史公曰右渠首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丘發首獲
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處悔失番馬乃反貧疑葡
夷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

姓衛名滿也

衛滿燕人

朝鮮是王

王險置都

路入作相

右渠首羌

涉何調上

兆禍自斯

狐疑二將

山遂伏法

紛紜無狀

右渠曰恐而將詐殺臣

衛山孫遂也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朝鮮傳

漢書列傳六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君長

正義曰在蜀之南

以什數夜郎最大

索隱曰列氏數音所具反

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轉為屬國也韋昭云漢為縣屬牂牁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而為姓也正義曰其西靡莫之

屬

去京西南四千里及西也靡非在姚州北以什數

滇最大

如淳曰滇音顛顛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為縣屬越雋太守所理也正義曰昆州郎州等自滇以北君長以

什數印都最大此皆雕結耕田有邑聚索隱曰雕漢書作推音直追反

計結音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鄉北至

俞韋昭曰在益州揅音葉正義曰上音揅揅澤在

比百餘里漢揅揅縣在澤西益都

漢書小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六

國名為雋昆明徐廣曰永昌有雋車也云雋昆明二國名韋昭云益州縣

我曰雋音韻今歸州也昆明雋州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正義曰編

步與反畜許又反皆雋昆明之俗也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

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符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祿

曰服虔云徙符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符縣在越雋

。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作州本西蜀傲外曰猫羌

嵩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自符以東北君長

印刺山本名印符山故印人作人界

以什數毋駝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毋駝音

外羌茂州毋州本毋駝國地也後漢書云其俗或土著

或移徙在蜀之西自毋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

大索隱曰案夷邑名即白馬氏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龍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

西南夷傳

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

將軍莊躡正義曰其略反郎州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

中以西莊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躡音矩灼反

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

廣而更淺狹有似到流故謂滇池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

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也。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

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

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類音略通五尺道索隱曰謂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莫與皆棄此國而屏

馳漢書音尤

著直略反

土著師古音常居著於土地也

常乍掌

魏傍北及名

蜀故徵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犵馬魏僮義曰今益州南

州北臨大髮牛以此巴蜀殷富索隱曰韋昭云魏屬犍

京師有魏婢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

恢因兵威使番禺令正義曰番禺音婆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

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駟察漢書音義曰枸

人以為珍珠。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

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小顏云枸者

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士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

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窶

首求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犵犛犛江正義曰崔浩

枝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躒伐夜郎軍

至且蘭採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採船柯

處仍改其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

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犵犛

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

向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

左蠶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

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

萬浮船犵犛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

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其上許之乃拜蒙為郎

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案食糧及輜從巴蜀

符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

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

江

西南夷傳

正義作符關曰地理志云犍為郡有符犍縣按蓋符關在符縣犍為郡戎州也

師多其名

等

之字
濕 漢書作暑濕
正義作離潔音濕言
士卒歷暑熱氣而
死者衆多也

許

西南

不能育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
治道自變道指牂牁江索隱曰崔浩云牂牁船後以
為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
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印
會入海此牂牁江也
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
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
蜀廣漢蜀郡通西南
夷道成轉相饑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其衆西
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
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
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
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
六年南夷始

正義曰身毒即東
天竺國

漢書家点如此
間出西夷 師古求
隙而出也
漢書作當羌
師古曰當羌滇王
名

置郵 稍令犍為自葆就正義曰令犍為自葆守
而漸修成其郡縣也 及元狩
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天夏來言居天夏時見蜀布印竹
杖韋昭曰印縣之竹屬蜀璜曰印
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 使問所從來曰從東
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
作乾毒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指
毒音篤小顏亦曰指篤也 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
印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
中國患匈最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
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
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
一作賞 乃留為求道西
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傳曰為昆明所閉道。正義
曰昆明在今嵩州南昆縣是也

嘗本乍當

漢書家点如此
及漢誅且蘭印
君并殺笮侯冉純
皆振恐云

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天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勞國虜其老弱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曰即且蘭也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印君并

扶本乍杖
正義曰杖直亮反
顏師古云杖猶倚也
相倚為援而不聽
滇王入朝

見于楚世家

王

殺笮侯冉純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印都為越蕩郡笮都為沈犁郡冉純為汶山郡賈勳曰今廣漢西白馬為蜀郡岷江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索隱曰二国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

今番易今唐蒙
風曉南越

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
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拘
蓄番禺大夏杖印竹西夷後掬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蒯○索隱
曰掬謂被分割也剽音疋炒反言西夷後被卒為七郡
掬割遂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
徐廣曰犍為犍柯越雋益
州武都沈犂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

西南外徼

莊躋首通

漢因大夏

乃命唐蒙

勞漫靡莫

異俗殊風

夜郎最大

印笮稱雄

及置郡縣

萬代推功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